

爱向汶川

深圳人震区救援日记

黄扬略 主编

一路上见到最多的是部队官兵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队伍，他们正源源不断地往里走，受灾群众则源源不断地往外走，头顶不时有直升飞机往里面飞去，好像战场一般。——薛云庵

从危楼里出来后，家长一下子围了上来，他们争着看我拍的照片，看看是否有自己牵挂的儿女。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一眼认出了照片中的卿静文，她失声痛哭……——李伟文

伤员已在地下被困近4天，足部已严重感染，余震可能随时震塌已建立的通道。我决定打破常规，在无麻醉无消毒的情况下实施洞内足部离断术。——周汉新



爱向汶川

深圳人震区救援日记

黄扬略 主编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旷 昕

王 杰

装帧设计：任 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向汶川：深圳人震区救援日记 / 黄扬略主编. —深圳：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8.7

ISBN 978-7-80709-199-8

I. 爱… II. 黄…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②
抗震救灾—概况—中国—2008 IV. 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2423号

爱向汶川

黄扬略 主编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518009 深圳市深南大道6008号）

深圳市德信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字数：330千字 印张：23

ISBN 978-7-80709-199-8 定价：58.00元

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黄扬略

主编的话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们深圳特区的勇士和爱心使者：我们的武警官兵、公安特警、医护人员、新闻记者，肩负着市委市政府的重托，怀揣千万特区人民的大爱，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投身到抗震救灾的洪流。勇士们战胜饥饿、疲惫、寒冷、恐惧和疾病、死亡的威胁，出色完成了任务，展示了特区人的精神风貌。

勇士归来，给我们带回了中华民族的刚毅坚强，带回了灾区人民的积极乐观，也带回了苦雨凄风、生离死别和热血豪情、大爱无疆。这些都留在了勇士们的震区日记中。

我们曾为他们发自灾区的一篇篇报道而泪流满面，而热血沸腾，而感受洗礼；而勇士们这一则则融进了灾区见闻经历，融进了苦与痛、爱与情的日记，更令我们深深地震撼，接受一次又一次的灵魂洗礼。

应大家的要求，我们将这些日记原汁原味地编印了出来，就成了我们手中这本书。希望这本书能从一个方面告诉大家：什么叫民族脊梁，什么叫大爱无疆，什么叫多难兴邦……

目 录

主编的话（黄扬略）

深圳报业集团特派记者震区日记	1
一、成都·都江堰——灾区集结	3
二、汶川——震中营救	23
三、北川——生死救援	61
四、什邡——特警行动	103
五、绵竹——救灾及心理辅导	166
六、理县——消杀防疫	200
深圳医疗队救援日记	247
武警广东边防总队第七支队救援日记	301

深圳报业集团特派记者震区日记

深圳报业集团特派记者 文/图



一、成都·都江堰——灾区集结

此次汶川大地震，破坏惨重，震中附近的成都及都江堰，一时间成为各路救援队伍集结的大本营。都江堰紧靠汶川，既是重灾区，又是通往汶川的重要通道。在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各路深圳救灾队伍，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由此集结进入灾区。

2008年5月13日

终于上了去成都的飞机

5月12日下午2点28分汶川地震发生，当天晚上8点左右，我给摄影部主任陈富打电话申请上前线。

等到13日上午，主任仍没给我电话，我非常着急，又给总编辑王田良打电话，强烈申请上前线。他当时也没有马上批准我。

直到13日下午5点50分，我当时还在外面采访，陈主任来电话，让我第一时间赶回报社接受紧急采访任务。我一进主任办公室，他便让我立即出发，奔赴汶川一线采访。当时我感到自己不像记者，倒像一个军人。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时间不允许回家了，编辑小周看我只穿件白色T恤衫，立即给我一件夹克，陈主任立刻塞给我几千元钱。长镜头、电池充电器等都是临时向别人借的，其他要带的东西根本没法考虑了，就随司机快速赶到同乐检查站与19名部队救援队员会合。与我同行的还有深圳商报记者薛云麾。

晚上7点钟，我准时上了救援队的车，由于当时深圳至成都班机停航，我们只能以最快速度赶到广州白云机场，并与广东省救援队集合乘专用飞机出发。

到白云机场后，因为没有机票，机场工作人员拒绝我们登机，而且怎么解释都没有用，没有办法，只好准备返回深圳。后来在省卫生厅协调下，才上了飞机。看到我们乘坐的飞机还装着两卡车的药品，另外还有150名救援队员。原本晚上9点30分出发的飞机，直到深夜12点才起飞。

这次上汶川抗震前线，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家里开始不知道我上前线的事，到了成都打回电话，家里人才知道。他们既担心又自豪，鼓励我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出色完成任务，一定要平安回来。我说成都的信号不好，经常电话打不通，要家里不要给我打电话。就怕他们找不到我而担心。（深圳特区报记者邱海彬）

北川籍女士失声痛哭

由于成都双流机场暂时关闭，5月13日上午11点半，我们深圳晚报记者只好转乘深圳飞往重庆的航班前往灾区。据估计当时机上有 half 以上乘客都是跟家里联系不上的在深务工人员。飞机上有关地震报道的报纸被争相传看。坐在我们旁边的是一位在龙岗打工的女士，一路上她焦急万分：“我妈和小孩都在北川老家，昨天地震之后一直往家里打电话，



救援队伍向都江堰集结

周汉新 摄



地震后前往成都的人员滞留机场

轩慧 摄

都联系不上……”

飞机下午一点半左右降落在重庆机场。与该航班同时到达的还有一个北京的航班。航班上一位姓王的女士是北川人，此前一夜未眠跟家人联系，但均没消息。王女士刚下飞机便挨个拨家人的电话。二嫂的电话通了，电话那边却传来噩耗：除了二嫂和侄子死里逃生外，包括王女士的女儿、丈夫在内的所有亲人均不幸罹难！王女士当场失声痛哭，同行的旅客亦无不动容。

让旅客们稍感安慰的是，重庆机场有各航空公司的大巴免费运送人们去往成都。我们在路上看到，有浙江消防及贵阳特勤等队伍源源不断向灾区进发。晚7点左右，我们终于到达成都。

晚10点左右，成都市区大雨倾盆，我们在街头看到，成都市民有的住车里，有的住帐篷。成都余震不断，通讯很不正常，我们与报社经常失去联系。10点10分左右，就在我们与报社通话时突然感觉到震动——又发生了一次大的余震。

在成都拦出租车去往重灾区非常困难，我们一连拦了十多辆出租车，都不愿意去都江堰，司机大多害怕路面及天气状况再引发险情。好

不容易说服了一位出租车司机，但出车的价钱却比平常贵了近百元。为避免险情，成都加油站多数停止了营业，很多车因为少油被扔在路边。我们拦下的出租车也满城找油，颇费周折，但最终还是加了油，开始向都江堰进发。（深圳晚报记者李晶川、徐再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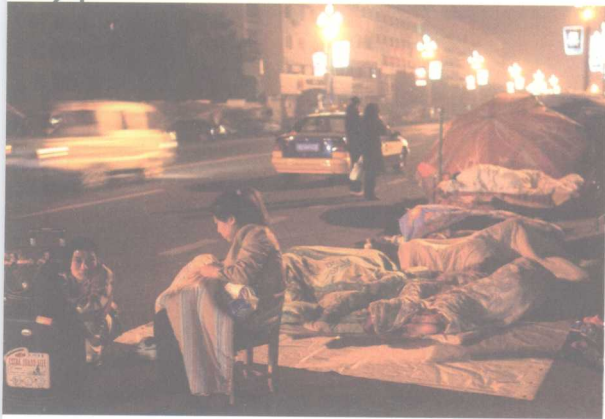
雨夜奔驰成渝高速

今天是从凌晨开始的。一夜无眠。我一边收拾着行装，一边盯着电视和网络。四川灾区的一切都牵动着我的神经。

傍晚，我们搭上了飞往重庆的航班。由于已经没有深圳直飞成都的航班，我们只得辗转重庆。在重庆机场，我们遇到了很多急欲赶到成都的人们，有在外打工者，要回家乡抢险救灾；更多的则是医护人员、新闻工作者和志愿者。大家从四面八方汇集在这里，准备到最危险的灾区献上自己的绵薄之力，也为了共同经历这个特别的时刻。

我们在重庆机场包了一部车，雨夜奔驰在重庆通往成都的高速公路上。一路上，大大小小的救援车辆排成了长龙，这条高速公路也不得不“降格”为低速公路。好在，爱心涌动，司机们也多了几分耐心，虽然车速无法开快，但秩序一直很好，一路上没遇到闪灯、按喇叭等不良驾驶行为，大家目的只有一个——尽快赶到灾区，尽快展开救援行动！

此时，汶川、北川等重灾区正处在黄金救援期内，温家宝总理正在



第一线指挥作战，我们心急如焚。凌晨四点，终于到了成都。街上有很多人在帐篷里睡觉，也有些人睡不着，坐在小马扎上聊天。

在宾馆住下时已经快早晨五点了，睡两个小时觉后就要赶到都江堰开始采访报道了，天亮将见到怎样的场面呢？此时雨停了，无论如何，这对救援是最有利的消息。（晶报记者岳进）

“我们一起守护生命”

晚10点25分，我们终于在成都朋友的介绍下找来一位肯载我们去都江堰的司机，此前已有十多位司机婉拒了我们，理由是下大雨，余震不断。他们所言不虚，我们在成都日报社大堂等候时就经历了3次余震，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座椅的轻微晃动，而当地的朋友说，当天更明显的余震还有多次。

雨越下越大，车在通往都江堰的成灌高速上疾驶，除了马不停蹄运送赈灾物资和武警官兵的救援车辆，罕见其他车辆。司机周哥一路很少说话，偶尔几句，也是当天他的亲历、感受和对灾情的关注。

深夜11点58分，我们下了高速，即将走进此行的目的地。路两旁，停着数不清的军车、消防车和大型机械车。长途奔波的战士们，此刻还没有入睡，有的甚至没来得及吃晚餐。一位19岁的山东籍小战士说，他们正在待命，尽管不知道目的地，但不管去哪里都会尽最大的力量去挽



运送救灾物资的军车



周汉新 摄 救灾队伍整装待发

彭凯 摄



深圳医疗队每人背着30多公斤急救药品徒步10多公里奔赴震中灾区

邱海彬 摄

救每一个生命。

尽管大雨滂沱，尽管夜已很深，但我们还能比较强烈地感受到地震所带来的后果。眼前的都江堰，除了一条主干道昏黄的路灯光和随处可

见的赈灾帐篷里透着的些许光亮，几乎就是一座黑城。这里一片狼藉，到处是垮塌、崩裂的房屋，残垣断壁。据此前的报道，都江堰的房屋大多裂缝、倾斜，成了危房，已无法居住。马路两边停满私家车，车内隐约可见人影，同样隐约可见的招牌让人似乎看到昨日的繁华。（深圳晚报记者李晶川、徐再杰）

灾情就是命令

清晨7时10分，我接到广东公安边防七支队政治处的紧急来电，邀请我随部队乘专机赴四川地震灾区采访。此时离部队出发只有短短50分钟。“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我立即将此情况报告给集团副总编辑、晚报总编辑杨黎光。杨总当即表示：“立即出发，注意安全。”我迅速地将必备的摄影器材收拾好，电池充上电。实际上，在12日地震发生后我心里早已做好了随时前往灾区的思想准备。地震发生后到今日凌晨4点，我一直都在网上密切关注地震的最新伤亡情况。看到温家宝总理地震发生后一小时即赶赴灾区，做为“老记”，我意识到这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地震灾害。

上午10时，我和109名边防官兵进入停机坪准备登机。工作人员发给我们每人一张登机牌，牌子上只盖有安检章，没有任何的航班号和航班时间。在飞机起飞前我抢发了驻深边防部队开赴四川地震灾区救灾的独家图片和消息报道。

12时30分，飞机抵达成都双流机场。一下飞机，马上可以感觉到一股浓厚的战争气氛。在这里，聚集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特警，还有许多被快速运达的救灾物资。（深圳晚报记者赵青）

2008年5月14日

都江堰的哭声

一早，我们担心没有司机愿意搭载我们去都江堰，但显然我们错了。甚至没有讲价，我们的出租车便上了路。



遇难者亲属在烧纸钱慰藉亡灵

薛云麾 摄

成都到都江堰的高速公路已被辟为救援专用通道，我们只能选择老的国道过去。沿途经历的景象让我们既心焦又欣慰：心焦的是，越接近都江堰市区，景象愈发惨不忍睹；欣慰的是，因救援车辆过多导致的堵车，并没有让大家失去耐心。很多交警在沿途疏散着交通，救援应该按照有序的步骤进行，这是大家的共识。

在军方的帮助下，我们抵达了都江堰一处名为解放小区的重灾区。挖掘机正在不停地工作，解放军战士正在一处废墟里挖着什么。此时我看到两部资阳牌照的车辆等在旁边，里面的人面无表情地从后备箱里拿出纸钱，蹲在地上默默地烧着。每个人的眼圈都是红红的。

经过三个小时的努力，解放军战士从废墟中挖出了一具遇难者的遗体。殡仪馆的车辆就在旁边等着，但当战士们准备将遗体放进白色收尸袋时，烧纸钱的几位忽然大声喊到，“等等！让我们跪一下！”儿子、儿媳、孙子，还有女儿、女婿齐刷刷跪在了那具遗体前。死者是一位六旬老人，地震发生时，他正在房间里喝茶。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从遗体里摸出了400元钱和一部手机，这几乎就是死者留给亲属的最后遗产。几位家属的哭声令现场哭成一片，围观群

众中很多人家里也都有人员伤亡，感同身受，他们的哭声是在悼念各自的亲人。我们随同采访的几个记者也哭了，这样的场景，铁人都会动容的。（晶报记者岳进）

露宿紫坪铺

13日下午5点52分左右，我正在布吉大芬村拍片，报社编委陈伟打来电话，说你立即准备一下和深圳医疗队前往四川灾区采访，他们6点半出发！

事情紧急，我只好匆忙回家取了两件单衣和充电器、手提电脑就走了。为了能和医疗队汇合，我开车飞奔到了同乐检查站高速路口等他们。

我们要到广州白云机场坐飞机。随队采访是领导临时决定的，而医疗队当天上午就成立了，名单已经报到了省里。到了机场后由于没能提前报我和深圳特区报邱海彬的名字而不能上飞机，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零点起飞前登上飞往成都的飞机。到凌晨4点多终于来到成都一招待所作了短暂的休息。



救援人员在搭帐篷

薛云麾 摄

14日上午7点半，我们准时到招待所大堂集合，很困，趁还没有出发，我和邱海彬席地坐在大堂一角相互靠着打了一个盹。

8点半左右，接我们的车来了，一路辗转，走走停停。中午12点左右来到都江堰市区，只见市区各条主干道上车流滚滚，车队一个接一个，有解放军的，也有来自各地区的。我们接通知在一条大道边稍做休整，让部队的车队先走。中午1点30分左右，我们终于接到通知：广东省医疗救援队向汶川县映秀开进，那里有大批受伤转运不出的伤员等待救治，队员们群情激昂。

下午3点我们终于到了紫坪铺水库大堤下面，离坝顶还有5公里左右。深圳抗震医疗救援队成员共19名，和他们一起到四川的还有一大半卡车物品，主要是各种应急药品、自带的食物、每人一个户外用品包（包里有帐篷、雨衣、手电、睡袋等）。我和邱海彬除了相机和手提电脑外，身无长物，看上去很轻松，轻装简行哩。我们没想到接下来的日子却让我们苦不堪言。

我们要从紫坪铺大坝坐冲锋舟进入映秀。因为进映秀的各方救援队太多，把上大坝的公路都堵死了，我们只有弃车步行上去，等到了坝上已是日落时分，冲锋舟已不能再进入。据说水面上有很多乱木，夜里不敢进，我们只好就地宿营。

这个夜晚是终生难忘的一晚，我们没带厚衣服和帐篷，更不用说棉被。入夜，我们两人在大坝上溜达，风很大，很冷，根本无法睡。大坝上停了很多军车，晚上10点多，我俩看四下无人，就猫上了车。

零点左右，刚进入梦的边缘，朦胧中，一声巨响传入耳中，接着车身一阵激烈颤动，我俩几乎在同一时间一骨碌爬了起来，跳下了车才发现是余震。但心有余悸，不敢再上车，只有在大坝上转悠，冷了就做几个俯卧撑。这一夜下来，我差不多做了一千来次，破了有生以来单天纪录。

夜里，不停的有部队步行往映秀走。

凌晨4点多，我们终于在大堤坝的一头找到了一间工具间，很乱很脏，但竟有电，我们连忙把手机充上电。呆了一会余震又来，我们撒腿